

避難者

賀玉波著

文學社叢書

避難者

文學社出版部

1931



一九三一年七月出版

總代售處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

實價大洋四角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軟 禁

目 錄

禁 制	1
恐 怖	31
逃	55
避難者	83



這是我回鄉後的第六天早晨。我還貪睡在床上未醒，胡君瑞和張其昌兩友便差人來請我，說要討論重大的事情。我的安眠雖然被擾，但仍嬾嬾地躺在床上，以爲他們是無事忙的，不必即刻去理會。可是心裏總免不了疑三疑四，到底是樁什麼機密大事呢？莫非是土匪和××軍打來了？莫非是他們之中有個忽然得了急症？莫非是釀出了其他的意外？頭腦裏東猜西想，然而畢竟不能得知是怎麼一回事。

我隨即坐起身來，穿着衣袴。不意胡張二君卻親自跑進我的臥房來了，他們的態度非常慌張，尤其是前者的臉色蒼白得令人吃驚。

‘什麼事大驚小怪的？’我仍然假裝着鎮靜。

‘趕快逃走！’

‘沒什麼緊要，’張君瞧見我的父母呆立一旁，故意改換口氣。但隨即在我的耳邊低語着：

‘據確實的消息，縣公署密令挨戶團局捉拿我們。趕快往女校去商議商議。’

‘忙些什麼？’我的父親焦急地問道。

一點小事。我順口吱唔着。

我跳下床，慌忙地披上上衣，也沒結什麼領帶。忽從玻璃窗外一望，天空中正降着鉛絲般的雨。我只好撐了一把傘，跟隨他們蜂湧似地衝出了家門。

張君和我共撐着傘，雨點從旁打來，我們的衣裳幾乎完全被浸溼了。胡君埋頭吊在後面，活像一隻雨中的小雞。我們無心來瞧兩旁的景物，無心來

聽叭叭煞煞的雨水聲，更無心來思索逃走的方法。恐怖包圍着四周，我們目不斜視地往前移動。

‘偵探！偵探！’胡君驚叫着。

我回頭一看，果然有兩個人尾隨着後面來了。事情糟了，除加快步行的速度外，沒有他法。偵探跟追我們，越追越近了，我的身體便越抖越急了。離女校還有兩百多步光景，如果能夠馬上躲在校內去，也不乏條逃走的道路。我不敢左顧右盼，像百碼競賽似地一直往前衝來。可是恰恰達到女校的門首時，那兩個偵探已從身後抓住我的肩膀了！啊呀！我無法抵抗，已經是個可憐的俘虜了！

‘幹什麼？’

‘什麼？哼！你還不知道？’

‘到圍局裏去！’

‘放手，要去便去！’

‘放手？誰還和你講什麼面子！’

‘喂，漂亮些！走，快！’

雨水已經浸溼了一身，我不能顧及；兩旁的老

百姓驚視着，我也不能表白我的冤屈：只是被迫地往前奔走，像個被押赴刑場的死囚一樣。

啊前面是我叔父的住宅，他正站在門首閑眺。他向來看不起我，而我也從不相信他。可是，現在，我被團局捕捉了，還有什麼面目見他呢？我萬分羞愧，羞愧得不敢抬頭。只好俯視自己的雙腳，匆忙地踏破泥水往前直進。走過叔父的住宅，便能望見挨戶團局的門首。往昔我進那局門時，衛兵還要舉槍致敬，啊，現在，現在他們變得像幾隻猛獸了。不得已，我被擁進了團局；待走到辦公廳時，我回頭來，並沒有瞧見胡張二君，知道他們已經逃脫，只見那兩個逮捕我的偵探已經洋洋得意地向外面走去。

‘混蛋！你們瞎了眼睛，連我王振亞都不認識了！你們的隊長有什麼事請我前來，要客氣些，拉拉扯扯，成個什麼體統！嘿！’

辦公廳內只有幾個職員，他們除注視我外，並不理睬我。他們之中有個我好像面熟，但不高興去

和他攀談。獨自氣憤憤地坐在凳上，頭腦裏覺得一陣陣暈熱，百般思索被捕的緣由；幸得神經還不大昏亂，內心時時警告自己不要慌張。既進了虎口，且慢慢地設法逃出。要怎樣便怎樣，拿出英雄氣概來，坐牢，受刑，以至於死，都要從容不迫地去領受。反正這世界沒有什麼公理，誰勝了，誰就是坐上客，誰敗了，誰就是階下囚。今天算我晦氣，被劣紳的爪牙捕來了，做了所謂囚犯，只好坐觀動靜，等候他們的處置。

‘你們的隊長呢？叫他快來見我！’

‘在他的房裏，請跟我來。’一個勤務兵指引着我。

團局隊長有兩個。第六隊隊長楊思敬是當小兵出身的。吳志剛便是第七隊隊長；是個什麼軍校的假畢業生，前年被縣黨部派到這局裏當政治指導員，現在榮升了隊長。他們兩人我都相識，尤其是和後者有相當的歷史。仗這點昔日的交情，大概他們會不得大擺其官格吧。我這樣打算了一番，便

走進隊長室裏來。楊隊長瞧見我，丟下正在閱看的公文，起身來迎接。他仍然是個樸素可敬的模範軍人。身體和昔日一般地碩大肥龐。像他這樣的人絲毫不足使我可畏，卻有一種令人樂於親近的氣慨。他和我寒暄之後，開始鄭重地對我提出下面的警告：

‘有人密告你是亂黨，案情十分嚴重。照縣長的密令要即日把你押解到縣城去，不過我還相信你，不至於侮辱你的人格。暫且在我們這兒寬住一兩天，你自己要快快設法去託人救援。’

鬧了一早晨的啞謎於今方纔明白了。我不但不怕，反而好笑。以爲這幾年的世界是愈變愈見動搖了，稍微有點血氣的青年在腐化的社會上難免不受冤屈。許多許多的友朋被軍閥妄加罪名而被誅了。許多許多的青年同胞被萬惡的土豪劣紳謀害了。像我這樣庸碌的人，能夠苟全性命於亂世，已經是萬幸。我自己覺得言語謹慎，行爲端正，從沒有鬧過什麼亂子。常常以這點自誇於友好之間。

哎！誰料得到那殺人不眨眼的混亂時期雖然過去，在現在比較平安的時候，像我這樣安分守己的人還被人家誣害，加以逮捕，真會使人笑出眼淚來！

‘我不知道什麼黨不黨，在社會立場上說，我不曾犯過任何罪惡，什麼政府也不應逮捕我。’

‘這我可不管，我只知道服從縣長的命令。’楊隊長的語氣卻由溫和變得有點強硬了。

他反正是個沒多大知識的人，我不屑與他爭論。隨即走出隊長室，慢步移往辦公廳來。我一壁徘徊，一壁想着從前的事。我曾在北洋反動軍閥的勢力之下做過很急進的革命運動；曾百折不回地組織同志，預備作革命軍的內應；曾被北京政府通緝，曾落魄在異鄉。我的奮鬥犧牲已經很夠了，但是，我們的國家呢，仍然混亂得像一堆新剝的藤皮！軍閥仍然像瘋狗般地在熱烈地狂噬！我拋棄國民的責任，墮落退縮，回到了這腐敗的故鄉，只想暫時安息一下。誰知道，唉，竟變成了反革命的囚徒！要不怕被人家誤解竊笑，我真地要痛哭一場

呢。

過了片刻，楊隊長請我吃早餐。我被排列在首席，他坐在我的近旁，其餘的便是排長和職員。隊長請我吃酒，我拒絕了。菜蔬雖不見豐美，卻還不差，但不知什麼緣故，我連一盤飯也吃不下，只得託詞退出席間。

‘王先生，我們都是熟人，要隨隨便便，你可以在局內隨意走走，疲倦時在龍排長室裏躺躺。這點事情，據我看來，多半是被人誣害的，不久總會水落石出。’隊長一壁吃飯，一壁安慰我。

‘幸得隊長知道我的底蘊，不然，那就遭透了。

‘唉，現在的世界真壞，像王先生這種讀書人也要吃冤枉官司。’一個鼻上生着紅斑的人從中插道。

‘只有前清的讀書人纔高貴，啊，現在，讀書的不值一文錢。’

‘可憐，自革命以來，不知冤死了許多青年讀書人。’

‘也難怪，青年人什麼不好做，偏偏要做什麼亂黨。’

我不高興和這羣知識淺陋的糊塗蟲談論，獨自躺在龍排長的床上納悶。我用紙團塞住雙耳，閉緊眼睛，幻想着瞬息間便要展開的險惡情境。今日下雨，或者不至於押解到縣城去，明日就說不定了。怎樣押解法呢？用蔴繩綁着我，或是讓我自由行走，前後夾着團兵呢？呀，進縣署時又是怎樣的情感呢？監牢裏到底是怎樣的世界呢？種種可怖的景象將我暫時埋藏於昏迷中。

二

睡也睡不着，彷彿是暈船，又彷彿是酒醉，我沒法只得起身，伏在桌上寫信。不論商會整理委員會主席，街區區長，大紳士，只要是我認識的，都給他們各人去封信，請求援助。雖然他們向來慣於錦上添花，想來對我這個無仇無恨的人，或者不至於

坐視不救，至少也可從旁講幾句公道話，未嘗無益於我。此外又給胡張二君寫封暗號信，要他們暫時避避鋒頭，並請求營救。後來，爲了外援計，又擬了三個電報稿；預備打往上海南京以及省政府主席。我雖不便直接和政府機關通電，多少總有點瓜葛，間接地乞救，也不無相當的功效。案情是要一天天趨向惡化的，若不先爲預防，屆時就束手無策了。

經楊隊長檢查的結果，信是準我寄了，電報則無須費事。吳隊長已經回了，他走來勸我，說電費很多，而且案情並不重大，不必小題大做。我雖然聽信了他的話，但從他的語氣中探得了一線生機。楊隊長說過這事很嚴重，他卻說不關緊要：這點未免令人有些疑惑。於是重壓着的心漸漸鬆弛了。

環境很使我苦悶，眼簾裏除些不倫不類的丘八外，就是些紅紅綠綠的千篇一律的標語，和壁上倒掛着的槍枝，以及桌上堆着的什麼軍人模範，步槍射擊法一類的書。時時有一兩個藍軍服的團兵背着槍從辦公廳旁進進出出。一切都是腐敗，一切

都蒙上濁色，找不出半點事物可以舒服我的心懷。

我無聊極了，只好請勤務兵給我買來一廳香煙，不斷地狂吸，瞧瞧那裊裊的白煙，也可以令人暫時忘卻苦惱。

不久，我的妹妹從家裏來看我，她紅腫着的眼皮裏尚殘留着淚水，默視着我，不發一言。我對她說，勸父母寬心，這件案子總會明白的。我又探詢胡張二君的情形怎樣。她回答他們已經冒着大雨進縣城求援去了。末後我叮囑她要時時進來看我，藉以傳遞消息。正在這時候，楊隊長忽然走來，經我的介紹之後，方纔認識我的妹妹，他隨即提議道：

‘王先生，我想派人同令妹一路前去，到府上視查一下。如果沒有可疑的文件，我決定給你做個擔保人，與縣長回個呈文，在文字上可以幫忙。’

‘隨便吧。’我想反正他們搜不出什麼證據來，便這樣承認了。

妹妹已經領着一個書記和一個團兵去了。只剩下我一人仍然獨自坐在悽暗的房中。想想他們

真是庸人自擾，且看又鬧出一幕什麼滑稽劇來。真的，混他們的蛋，我犯了什麼大罪，家庭也要被他們檢查，豈有此理！嘿！證據，證據難道會從天空中掉下來不成？敢發誓，我若畏懼他們去搜索，真不算人！但也暗自耽心，恐怕他們立意謀害我，乘機捏造假據，這却是難於防備的。

幸得檢查的結果平安無事，除拿來幾封我從上海寄回的家信外，就只有兩張和書局訂的合同，不僅找不出××黨的證據，就是連一句批評時局的文字也沒有。我所預料着的險惡景象卻無從發現了。因之，我的心也比先前稍稍舒暢些。

夜晚我躺在辦公廳內的竹床上，翻來覆去，總是難以睡覺。只聽見房裏熟睡着的排長們和廳旁的丘八們老是吼吼地叫個不休。舉眼只瞧見煤油燈的光輝悽暗得令人發顫。雖是細雨霏霏的夜晚，廳內還有幾個啞蚊時時叮着我的皮膚。我只得蒙上棉被，緊閉着眼睛求睡，可是腦海偏偏和我為難，百無頭緒地幻想着。明天晚上不知身在何處；